

略论元泰定本《广韵》

马月华

《广韵》是一部重要的韵书和字书,对其版本和内容学者们已有许多很深入的研究。北京大学图书馆收藏有一部元泰定本《广韵》,对《广韵》研究有比较重要的参考价值。关于此本,有些问题以往谈得不多或重视还很不够,本文拟对此作些探讨。

先大概介绍一下该本情况。《广韵》五卷,不题撰人姓名,元泰定二年(1325)圆沙书院刻本。扉页有清末杨守敬跋文。在“陈州司马孙愐唐韵序”下有“泰定乙丑菊节圆沙书院刊行”牌记二行。书每半叶十二行,行十七字,小字双行,行二十六至二十七字不等,黑口,四周双边。版框高21.9厘米,宽13.4厘米。

宋以来的《广韵》刻本主要有两种不同的版本系统,一种因注文简略或称“略注本”;一种注文详细,或称“详注本”^①。除注文多少不同以外,两者个别韵收字多少也略有不同。

对于“详注本”和“略注本”的关系,学者们有不同看法:一种意见认为详注本是略注本的增详本,如:《四库全书总目》称略注本为“广韵五卷,不著撰人名氏”,称详注本为“重修广韵五卷,宋陈彭年、邱雍等奉敕撰”,并认为详注本较略注本晚出。《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著录详注本《广韵》在略注本《广韵》之后,而且于略注本书名后不著作者姓氏,于详注本书名后署“陈彭年等著”。据《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编例》第十五条:“本编各部类所录各书,以著者时代先后为序,同一书有多种版本时,按时代先后。”^②则编纂者认为详注本与略

①《广韵》刻本的“详注本”和“略注本”之分是比较传统的意见。近年,韩国学者朴现圭、朴贞玉将《广韵》的刻本分成四类:“是书版之大类,凡有四种:详本、略本、略多本、前详后略多本。详本,乃字多注详之槧,多刊于宋、元、清朝;略本,乃字少注略本,多镂于元、明朝;略多本,乃注解较略本更加删略之本,专行于元朝;前详后略多本,乃前四卷从详本,后一卷随略多本,始出于清朝。”(朴现圭、朴贞玉:《广韵版本考》,台湾学海出版社,1986年,第2页)从朴氏所述来看,其所列四类大体仍不出“详注本”和“略注本”之分,为行文方便,这里姑且采用传统说法。

②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编辑委员会编:《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经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7页。

注本《广韵》为不同的书,而略注本的著作时代要早于详注本,所持观点与《四库全书总目》同。

另一种意见则认为略注本是详注本的删节本,如清朱彝尊《重刊广韵序》称:“明内库镂板,缘古本笺注多寡不齐,中涓取而删之,略均其字数,颇失作者之旨。”^①周祖谟在《广韵校本·序言》中指出:“详注本为宋陈彭年等原著,略注本则为元人据宋本删削而成者。”^②赵万里在《中国版刻图录》中说:“《广韵》宋时有两个系统,一为官版系统,注文完整,一为建阳坊本系统,注文较简略。此(指元至正十六年翠岩精舍刻本)为注文简略本……明内府本、明初建本,注文均经删节,与此本同出一源。”^③

在第二种意见中,虽然都认为略注本是详注本的删节本,但是其中又有区别:朱彝尊认为是明人所删,周祖谟认为是元人所删,赵万里则认为是宋人所删。对于朱彝尊的明人所删说,《四库全书总目》已经提出批评:“《平声》‘东’字注中引‘东不訾’事,重修本作‘舜七友’,此本讹作‘舜之后’,熊忠《韵会举要》已引此本,则当为元刻矣,非明中涓所删也。”略注本《广韵》元本现存世还有不少^④,朱彝尊的明人所删说显然不能成立。而略注本《广韵》至今未见有任何宋刻本著录,赵万里先生所说“注文较简略”的宋代“建阳坊本系统”大概也只是推论之词,宋代是否真正存在过略注本《广韵》尚只能存疑。因此,从目前这些情况来看,似周祖谟先生“略注本为元人据宋本删削而成”的说法比较可信。不过,《四库全书总目》论证详注本较略注本晚出的许多意见也确实值得考虑,所以略注本和详注本到底是何关系,尚有待进一步研究。

元泰定本《广韵》是现存略注本版本系统中年代比较早的本子^⑤,目前除北大馆藏外,未见有其他著录。泰定本《广韵》国内久已失传,此本是清末杨守敬在日本访书时购回。

光绪六年(1880)四月,杨守敬受驻日公使何如璋的邀请,作为随员来到日本。很快,杨守敬就发现日本是一个古籍珍本的宝库。当时正值“日本维新之际,颇欲废汉学,故家旧藏几于论斤估值”^⑥。因为“欲废汉学”,日本自古以来收藏的各种汉籍珍本秘笈大量散出,而“论斤估值”的低廉书价,使得杨守敬能够广搜散出的各种珍本,其中便包括了这部元泰定本《广韵》。

①朱彝尊:《重刊广韵序》,《四部丛刊》影康熙本《曝书亭集》。

②周祖谟:《广韵校本·序言》,中华书局,2004年第3版,第1页。

③《中国版刻图录》,文物出版社,1960年,第一册,第60页。

④见《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经部)》“小学类·韵书”下所列《广韵》众书。

⑤比它更早的版本有元延祐二年圆沙书院刻本,朴现圭、朴贞玉《广韵版本考》指出,这个刻本尚有两部存世:一部为四卷残本,今藏台湾“中央图书馆”;另一部今藏日本天理大学附属天理图书馆,见《广韵版本考》,第54-55页。

⑥杨守敬:《日本访书志》卷前《日本访书志缘起》,光绪间杨氏邻苏园刻本。

如今,我们通过此书的铃印可以略知该书的流传递藏经过,此书铃“读杜草堂”、“森氏开万册府之记”、“黄绢幼妇”、“杨守敬印”、“木犀轩藏书”、“木斋”、“李盛铎印”等印,可见本书递经日本人寺田盛业、森立之和中国学者杨守敬、李盛铎等人收藏。

此外,在森立之收藏该本之前,此本很可能曾为日本学者狩谷棧斋旧藏。日本目录学著作《经籍访古志》中著录有此本:“广韵五卷,金槧本,求古楼藏,有泰定乙丑菊节圆沙书院刊行木记。”^①“泰定”为元代年号,称其为“金槧本”显然是不对的。而“求古楼”即日本学者狩谷棧斋的藏书楼,狩谷是森立之的老师,森立之有很多藏书都得自这位老师,此书大概也是其中之一。杨守敬从森立之手中购得此书后,将其带回了国内,不久将此书转售给李盛铎,此后入藏北大图书馆。

此本卷前杨守敬跋文称:“此泰定本广韵,已刻入《古逸丛书》中。其中固多误字,然足以补正宋本者不少。黎星使必欲据张刻校改,余屡争之,不得。幸存此原本,他日一一列其异同,别为札记,亦有功小学不浅。木斋兄其有意乎?丙戌夏四月守敬记。”由此可知,此本即是《古逸丛书》之十三“覆元泰定本广韵”的覆刻底本。杨守敬所著《日本访书志》、王重民等重辑杨守敬题跋之《日本访书志补》以及其他一些续辑杨跋之作^②,都未收这篇跋文。

《古逸丛书》以此本为底本刊刻时,虽号称“覆元泰定本”,但是黎庶昌在《叙目》中已言其“惟俗体颇多,讹舛亦众,今择其显然太甚者正之,余悉仍旧”^③,而杨守敬跋文又称“黎星使必欲据张刻校改,余屡争之,不得”,可见《古逸丛书》翻刻时对底本作过不少改动,并不是真正的覆刻。

如今我们将此本与《古逸丛书》本作校勘,可以发现《古逸丛书》本对底本的改动非常多,下面试列出卷一前二页的校记,就可见其校改频繁之一斑。以下北大本简称“底本”,《古逸丛书》本简称“丛书本”,P、L所标为底本“卷一”的页、行数,A、B则指正面与背面:

1. P1A18,“二十五寒”字下,底本作“桓同用”,又同行“二十六桓”,这两个“桓”字,丛书本皆将其改作缺末笔。

2. P1A18“删”字下,丛书本有“山同用”三字,而底本无。

①澁江全善、森立之编:《经籍访古志》,光绪十一年(1885)徐承祖、姚文栋铅印本。《日本藏汉籍善本书志书目集成》第一册收入此本影印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

②王重民《日本访书志补》,共收杨氏题跋逸文四十六篇,1930年作为《中华图书馆协会丛书》之一铅印出版。台湾“中央图书馆”特藏组编《“国立中央图书馆”善本题跋真迹》(台湾“中央”图书馆出版社,1982年)中收录杨守敬题跋真迹二十篇,刘昌润《日本访书志续补》又辑得杨守敬题跋逸文十九篇,收入谢承仁等编《杨守敬集》(湖北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册。

③见《古逸丛书·叙目》,光绪十年(1884)东京使署刻本。

3. P1AL12 “蟲”字下注文,底本作“蛄蟲,科斗虫也。”丛书本作“蛄蟲,科斗虫也。”

4. P1AL12 “𨮒”字下注文,底本“𨮒”字,丛书本缺末笔。

5. P1BL8 “韁”字下注文,底本“韁具饰也”,丛书本作“韁具饰也”。

6. P2AL5,底本注文为“细毛”的“𦘔”字,丛书本作“𦘔”。

7. P2AL5 “戎”字下注文,底本“《说文》作威”,丛书本作“《说文》作戎”。

8. P2AL7 “弓”字下注文,底本“其末曰箒”,丛书本作“其末曰箒”。

9. P2AL7 “弓”字下注文,底本“拊,抚也”,丛书本作“拊,抚也”。

10. P2AL8 “弓”字下注文,底本“徻作弓”,丛书本作“倕作弓”。

11. P2AL12 “藁”字下注文,底本“苗曰藁芜”,丛书本作“苗曰藁芜”。

12. P2BL3 “枫”字下注文,底本“亦多枫木”,丛书本作“变为枫木”。

13. P2BL5 “僊”字下注文,底本“渥僊,仙人”,丛书本作“偃僊,仙人”。

14. P2BL6,底本“𦏧”字,丛书本作“𦏧”。

15. P2BL8 “涇”字下注文,底本作“又曰江切”,丛书本作“又口江切”。

16. P2BL8 “𦏧”字下注文,底本“桑间濮上”,丛书本作“桑间濮上”。

17. P2BL9 “𦏧”字下注文,底本“又丘江切”,丛书本“丘”字缺右竖笔。

18. P2BL12 “蒙”字下注文,底本“蒙,玉女也。”丛书本作“蒙,王女也。”

仅就以上这些例子来看,丛书本已有不少问题。有些底本不避讳的字,丛书本因为避清讳而改作缺笔,如第4条“寧”旁、第17条“丘”字。如果说这还是时代局限,无法避免的话,那么上列第1条“桓”字,底本不缺笔,而丛书本改作缺末笔,却是有意改动了,“桓”字缺末笔多是避北宋钦宗名讳,对这种牵涉到版本年代判定的敏感字随便改动显然不妥。

覆刻本擅改底本,又不出校记,这是不符合古籍覆刻原则的。尽管丛书本改正了底本的不少误字,但是其误改之处也有不少,如上列第5条“韁”字下底本“韁具饰也”,丛书本作“韁具饰也”,周祖谟指出:“注‘韁’字,北宋本、巾箱本、黎本^①、明本均作‘韁’,张氏改作‘韁’于义不合。案‘韁’,《玉篇》训箭室。”^②另如下平声第五肴韵“猊”字下注文“又直支切”,丛书本改作“又直交切”。周祖谟先生在《广韵校勘记》中考证指出“交”为讹字、“支”为正字:“案‘支’韵‘直离切’下无‘猊’字,《集韵》‘支’韵‘陈知切’下有之。张本改‘支’作‘交’,与元泰定本同,非也。案《汉书·地理志》济南郡有猊县,注云:‘应劭曰:音簾。’‘簾’《广韵》即音‘直支切’,可证作‘支’不误。又‘猊’,苏林音‘爻’,蔡谟音‘由’音‘驺’,颜师古音‘于虬反’,均无‘直交’

①周先生的“黎本”是指《古逸丛书》之十二“覆宋本重修广韵”,见《广韵校本·校例》。

②《广韵校本》下册,第16页。

切’一音,可证‘交’为讹字。”^①不过,由于周氏所用“元泰定本”并非原貌,而是《古逸丛书》的“覆元泰定本”,因此他说“张本改支作交,与元泰定本同”,实为受黎氏所欺,真正的元泰定本并不作“交”,而是作“支”。

现在看来,《古逸丛书》覆刻元泰定本《广韵》对底本的改动使得其可信度大打折扣,以往根据《古逸丛书》中略注本《广韵》而作的研究现在需要重新审视。除了上文提到的周祖谟《广韵校本》外,近年出版的《广韵》校释书籍,如蔡梦麒《广韵校释》和余乃永《新校互注宋本广韵定稿本》等,其所用“元泰定本”皆为《古逸丛书》覆刻本^②,大家在使用这些书时对这一点需要加以注意。北大藏本已被《中华再造善本》一期选目选中,2005年12月由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出版,今后如要引用元泰定本《广韵》,便可直接采用再造善本了。

说明:2002年,北京大学图书馆所藏元泰定本《广韵》入选“中华再造善本一期选目”,2004年我负责为该书撰写提要,本文即在提要基础上修改而成。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图书馆古籍部

①《广韵校本》下册,第154页。

②蔡梦麒:《广韵校释》,岳麓书社,2007年,其《例言》指出该书所称“元泰定本”为《古逸丛书》覆元泰定本。余乃永《新校互注宋本广韵定稿本》(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之《校例》指出其所称“元泰定本”《广韵》也为《古逸丛书》覆刻本。